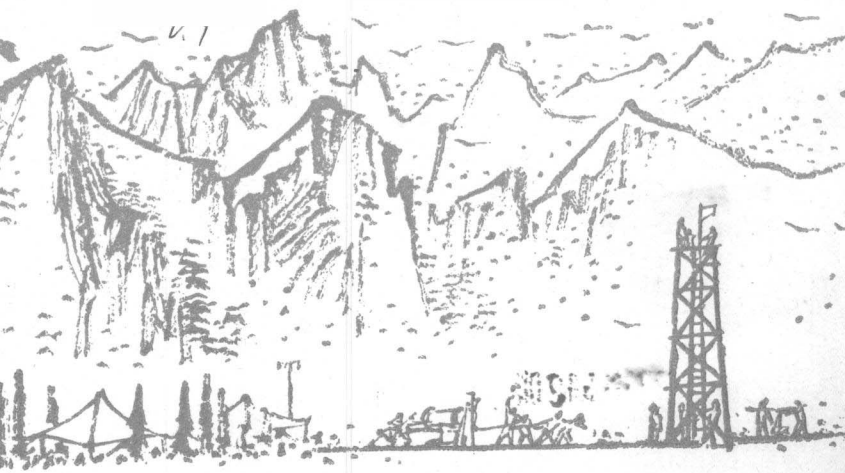


三探红鱼洞

程 建





三探紅魚洞

上

程 建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水同銀和又賦”。童筆大亦只難抑雅，隨對滿景湖公
 “？下‘窮樂’非門窮榮安公派”，武
 “！陣景”
 “？的善壽代符樂主賦景去故”
 “！陣叔”
 “？下到大案樂景德，千氣大難派”
 “！對不對”。童賦精公朴，人容主開立友
 “！童賦舞，陣景”
 “！陣”
 義書下从賦與對”！悉樂非狂且而，童賦且不變”
 律出非善察臨五，則心泊賦。來而時發出得對對里
 “！與此黨陣假不
 “！四測下大派精賦水博不个一，人陣賦去

三探紅魚洞

(上部)

程建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人民出版社重印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4.125 插页 2 字数 216,000

1975年5月第1版 1976年3月安徽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171·455 定价：0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由上海市城市建设局业余创作组创作的、反映地质工人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作品通过一支钻探队在江南青莲山区为战备工程找水的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生产斗争,展开了波澜壮阔的生活画面。

小说着力塑造了钻探队新干部、青年钻工华克刚和支部书记钟惠民、老钻工庄福生、青年工人云翔、老贫农老胡爷爷、红小兵吴小龙等英雄形象。作者以细腻、生动的笔触,描写了华克刚在党的“九大”精神的指引下,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,团结和依靠了广大的钻探工人、贫下中农,始终牢记党的基本路线,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,同妄图破坏战备工程、腐蚀青年工人的阶级敌人,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、惊心动魄的斗争,揪出了隐藏的阶级敌人。形象地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,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。

小说故事生动,情节曲折,形象鲜明,适合少年儿童阅读。



第一章 山中暗哨

“哒的的，哒的的的的的……”一声嘹亮的冲锋号，平地而起。

“呜呜……”

“哒哒哒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震耳的“枪炮”声，也立刻纷纷响应。

“同志们，冲呀！别让土匪跑啦……”一块裸露的岩石背后，立时钻出一个头顶盘着茅草圈的小脑袋，他一个箭步蹿了出来，俨然象个威风凛凛的“指挥员”，“手枪”一摆，大声下达着命令。

紧接着，就在邻近的树丛里、草堆里……晃动着

差不多的小脑袋和高举着的红缨枪、竹管枪、木片刀……，这些勇敢的“战士”们，嘴里鸣枪开炮，奋勇爬出他们的战壕、掩体，发动了一场了不起的冲锋。

你想，在这样勇敢的部队面前，还有什么敌人能挡得住呢？

那个守候在“指挥大营”门口的“土匪头子”，看样子至少是营长、团长，说不定还是个师长哩！总之是个“司令”，急得使劲舞动指挥刀，大声喝令两个“小土匪”：“顶住！顶住！敢后退的，毙了你们！”

但是“铁丝网”防御被冲垮了；两个“小土匪”再也不管“司令”的威胁，各自落荒逃命去了。

阵脚整个儿乱了。“司令”也慌慌忙忙转身想溜。他解开拴在一棵小树桩上的“大白马”的缰绳，可是那匹“大白马”——长着两根稍稍后弯的大角，一把白胡子的老山羊——大概也被“炮火”吓昏了，“咩咩”叫着，净转圈子，等到“司令”骑上去，它的腿“扑”地跪了下去，这可把“司令”急坏了。“司令”对它又吆喝、又威吓、又说好话，拚命拖它、拉它，累得满身大汗，可是这匹捣蛋的“大白马”偏偏跟他过不去，翻着鼓鼓的灰眼睛，“咩咩”叫着，撑定前脚，不肯挪动半步。

“缴枪不杀！”

“解放军优待俘虏！”

“……”

真急死人哪！“司令”只得一横心，摔了缰绳，自个儿爬上一个小山包，分开树丛，向山坡的另一侧探望，看看没人，立刻踊身一跃，跳下坡，刚转过山嘴……

“站住！”嘿！“解放军”的“指挥员”，端着枪等个正着。好个机灵鬼，已经撒开包围圈了。

“举起手来！”“指挥员”身边立刻钻出一个留鸭尾巴头发的小“警卫员”来，一蹦上前，枪口直往“司令”胸口捅去，厉声大喝。

“司令”一哆嗦，别转身就逃。

小“警卫员”大叫着撒腿就追。

可是那“指挥员”却象发现了什么新的重大军情似的，猛一把拖住“警卫员”的胳膊，喊了一声：“慢！”

急得“警卫员”双脚乱跳。也难怪，一伸手就能抓住的“土匪”，眼睁睁地看着他跑掉，能不心疼？可又挣不脱“指挥员”的手，只着急地说：“这是干什么呀，怎么把‘土匪’给放啦？”

“有情况！”“指挥员”不顾他的焦急，严肃地下了命令，“快去，叫大伙别玩了，都过来！”

什么？有情况？这可是正经事儿，不能耽误。于

是“警卫员”立刻举起右手，握成空拳，往嘴巴上一靠：“哒的的哒……”吹响了集合号。看来他一身兼着好几样职务呢。

眼见包围圈越收越小，“土匪司令”东窜西撞地无路可逃了，突然响起集合号来，真是太令人扫兴了。难道就让“土匪”轻而易举地跑掉？不，要抓住他，抓“土匪”准不会有错儿的。所以“战士们”只略略迟疑了一下，立刻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，向被围在中间的“司令”直扑上去……

“住手！”声音威严得很，“指挥员”带着“警卫员”赶到了。

迟了！“司令”已经成了俘虏了。

“放手！”“指挥员”竟下达这么个令人惊讶的命令。

“为什么呀？”

“抓了‘土匪’，还放掉他呀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战士们”闹哄哄地责问起“指挥员”来。两个小“战士”，把“司令”反剪双手，推到“指挥员”面前。然后立正、敬礼：“报告！‘土匪’抓到，快下令开公审大会吧！”

“别玩了，有情况。”“指挥员”庄重地宣布。

“什么情况？”“战士们”立刻睁圆乌溜溜的眼睛，紧张地问。“司令”也趁机脱出身来。

“来！”“指挥员”表情严肃地一摆手，转身拨开一蓬矮树丛，往前面一指，压低嗓音说：“瞧见没有人！”

立刻许多脑袋：推光头的、留鸭尾巴头发的、扎小辫儿的、梳前刘海的，有的还带着茅草圈哩，呼地一下，全挤到一块去了。

顺着“指挥员”的手指，他们立即找到了“情况”。原来对过山坡的小道上，正有一位年轻人，昂首挺胸地走着。看上去二十开外年纪，身材颀长，面貌端正，白衬衣敞开上面三颗钮子，透透风凉；灰裤子翻起两只裤管，露出健壮结实的小腿，步履轻捷；草帽拿在手里当扇子，绿色的挎包在身后，随着脚步轻松地摇晃，虽然是仆仆风尘，却盖不住他神采焕发……

“嗨，一个过路人呗。”

“是啊，这算什么情况！”

“……”

攒在一起的小脑袋堆，立刻松垮下来，“战士们”失望了。是呀，玩得好好的，却硬叫人停下来，瞧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太不值得了。

可是“指挥员”有自己的想法：别看这人外貌挺

正派，但也不能麻痹！难道说坏人是额角头上贴记号的？他立刻一扬手制止“战士们”说：“是情况。你们瞧，这人不象咱们山里人，他怎么大路不走走小路？”

“说不定是为了抄近路。”

“走近路就不怕迷了路？”

“那……谁知道。”

“要是过路的，为什么不干干脆脆走路，东张西望、又摸又寻地在干啥？”

“指挥员”的警惕性呀，就是高！“战士们”经他一点拨，立刻也发现了来人走得果然蹊跷。只见他一会儿倚着大树，向四周了望，一会儿又摸着裸露的石头横看竖瞧，倒象在那儿品评什么珍珠宝贝一样。

太可疑了！

“那怎么办？”“警卫员”焦急地向他的上级请示。

“分散、隐蔽、监视他！”“指挥员”果断地发出指示。“没有命令，不准露面。”

“是！”“战士们”声音不高，但是十分认真。大家立刻四散开来，离开小路一定距离，各自找到合适的掩蔽体，藏起身来。

“小毛蛋！”

“有！”小“警卫员”应声站定。

“胖因！”

“有！”那个胖笃笃的、脸蛋圆得象皮球似的“司令”，也乖乖地挤到“指挥员”的跟前来。当然罗，眼下他的身份一定是已经改变了的。

“你两个跟我在一起，听我的命令行动。”

“是！”两个孩子一躬身，跟随着“指挥员”挤到一块大石头后边，紧盯着前面的小道。

于是，刚才还是“硝烟弥漫、杀声震天”的战场，一霎时，就变成安宁静谧、风光宜人的江南山区了。

那行走在半里路外的“可疑分子”，有没有发现这儿翻天覆地的变化呢？有没有想到他即将落进一个“十面埋伏阵”呢？

形势紧张透了！可是，看样子来人竟没有发现。因为他依然大模大样、毫无防备地走近来，而且面带笑容、意气风发，就象有什么天大的喜事占住了他的心一样。瞧他一会儿登高四面远眺，一会儿俯身仔细观察，又象很喜欢这儿的风景似的。不过这倒是很可能，咱们的青莲山啊，谁见了都会爱上它的！不是吹牛，不信，你也跟着瞧瞧去，就知道这话不假啦。

这儿的山头呀，就比别的地方长得美。有的连绵起伏、浑圆平滑，就象大海里起伏不停的波浪。有的

异峰突起、嵯峨险峻，经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显出奇幻的风貌。满山头长满苍劲的黑松、马尾松、挺拔的杉杆、翠柏；间着峥嵘突兀、气势磅礴的撑天巨岩，让人一见，就会觉得雄伟壮观，心情为之振奋。

半山坡上有着成片的茶林、斩齐的毛竹，上下一片浓绿，郁郁葱葱。在七月的骄阳下，镶上闪亮的金边，开朗明净。

近坡脚又是另一番气象，那是贫下中农用勤劳的双手绘成的一幅瑰丽图景。整齐美丽的梯田，带着曲折的滚边，一层连一层。眼下金黄的稻谷已长得茁壮满匀，刀劈斧砍一样整齐，站在这边推一推，稻面上就会激起一道金色的波浪荡开去，一直荡到那一头，就象微风吹过平静的湖面一样。

山坡上、梯田边，用白粉刷出，或者用白石头拼砌出一幅幅大字标语：“农业学大寨”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”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促工作，促战备。”……字里行间，都流露出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的勇气和决心。

一条盘山公路，顺着山坡，左盘右旋，穿山越岭，蜿蜒伸展；一条琤琮的溪流，从高山深沟中一泻而出，傍崖绕谷，分花拂柳，奔腾向前。在那深绿色的重峦叠嶂中间，就象迎风飘摆着两条金银色的缎带。

沿着溪流星散的山村，几个小型的水库，就象缀在缎带上的一颗颗灿烂的明珠……

这么美丽的风光，怎能不叫一个陌生人心醉？

当然罗，说不定这个人还有另外的想头呢，别人猜不透就是了。

来人依然跟刚才一样，又走又看显得兴趣盎然。

突然，一声清脆的童音响起：“站住！”立即从小路两边，“托、托、托”一下跳出三个男孩子，红缨枪在他跟前一交叉，拦住了去路，六只乌溜溜的眼珠，在他身上扫了一个遍。

“从哪儿来，上哪儿去？”中间那个留平顶头的“指挥员”威严地问。

来人先是一楞，不由停了步，细一看，见是三个红小兵，那一本正经的样儿，叫人一见就会从心里喜欢上这些可爱的小哨兵。他抹了一把汗，笑嘻嘻地正待回答，忽然树丛中传来一阵窸窣声，他转过头去一看，带着两条小辫子的脑袋，往下一缩不见了。嗨！还有埋伏哩！可是来人对这种场面不但不惊慌，反而忍俊不住，“噗哧”笑出声来。

“指挥员”气得连耳根都红了。他是气恼那个淘气的小辫子露了馅，还是气恼眼前这个人太放肆？谁也说不清。总之，他更提高了声音喝道：“为什么不

回答？”

小毛蛋和胖囡也生气地抖一抖红缨枪，逼近一步，气呼呼地同时喝道：“快回答！”

“好！好！我说，我从上海来，到新泉大队去。”

三个孩子迅速互相对看了一眼。“指挥员”又厉声问：“上新泉大队找谁去？”

“不找谁。”

“不找谁，干什么去？”

“到钻探队去，我是钻探队的工人呀。”

三个孩子紧绷着的脸色一下子松下来了。但是“指挥员”转了转机灵的眼睛，立刻又绷紧了面孔，怀疑地看看来人说：“不对，钻探队五天前就来啦。那些叔叔、伯伯我全见过，可就是没见过你。”这一提醒，胖囡、小毛蛋也很快警惕地重又支起红缨枪。

“我有事晚了几天，今天才来呀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乘汽车用脚跑？为什么不走大路走小路？为什么不好好走路，要东张西望？”

嘿！这一大堆问题可厉害哩！

正在这紧急关头，山坡脚下传来一阵清脆的铃声，一辆自行车不紧不慢地从公路上驶过。骑车人立刻发现山坡小道上那紧张的一幕，而且立刻看清了来人。便猛地刹住车，高声喊道：“哎！你不是华克刚

同志吗？”

这一声惊动了相持不下的四个人，立刻都回过脸来，看清了骑车人。他身材不高，手脚麻利，头发不多，右额上有一块尤其稀少，黄脸膛，和气里透着精明，细眉眼，微笑中露出机灵……

三个孩子都认得，他就是钻探队的管理员贾之新。那叫华克刚的来人也认出了他，立即举手相招，笑着说：“老贾，你来得正好，红小兵岗哨正盘问我呢。”

贾之新跳下车，快步跑上坡，一叠连声地问三个孩子：“哎呀呀，你们是怎么回事啊？哪能随便拦人不让走路啊！”

孩子们的怀疑去掉了，立即解除了包围。那些躲在石头后面、树丛里头的伏兵，也不等命令，都一拥而出，好奇地围住华克刚。

面对这群勇敢机灵的孩子，华克刚打心里感到高兴。他们虽然充满稚气，但是具有非常可贵的革命警惕性。于是，他立即拦住贾之新的话头：“老贾，别怪他们，他们并没随便拦人，是我的行动引起他们的怀疑的。真了不起！山区的红小兵，革命警惕性真高。”华克刚由衷地称赞起来。

孩子们叽叽咯咯地笑着，个个都成了大红脸。

“指挥员”双脚一并，“啪！”一个立正，一举右手，行了个礼说：“华克刚叔叔，咱不认识你，你可别生气，这是咱红小兵岗哨的责任哪！”

华克刚笑着拉住“指挥员”：“你们做得对，我要向你们好好学习哩。”

旁边贾之新笑着插嘴说：“小家伙礼数可真不少。你们不认识他，我替你们介绍介绍，这位是我们地质总队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头、分队党支部委员、生产班长，又是……”

话还没完，华克刚立刻截住他说：“老贾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”一面又俯身对“指挥员”说：“行啦！这下咱们可熟悉了。来，拉拉手，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。对不对？可是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“指挥员”还没答言，旁边的小毛蛋就迫不及待地钻到前面，抢着说：“他叫吴小龙，是咱们红小兵排排长。”

“对！”贾之新也郑重地说，“他爸爸就是新泉大队党支部书记吴长兴。对吧？”

“对！”小毛蛋赶忙抢过话茬，又生怕人家忘了他似地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小毛蛋，他叫胖囤。”说着伸出手指，在傻乎乎地嘻笑着的胖囤那胖鼓鼓的腮帮上一拨，说：“瞧，这儿全是肉呢。”惹得孩子们又一齐

哄笑起来。

胖因臊得脸通红，举手去打小毛蛋。小毛蛋机灵地一闪身，咯咯笑着，绕着人堆跟胖因兜起圈子来。

华克刚也高兴地笑起来，拉住他们。又对小龙说：“这太巧了。小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钻探队就是找你来的呢。”

太稀奇了！钻探队找小龙？孩子们立刻都停了打闹，再朝华克刚挤紧一点，一对对活泼的眼珠，在华克刚脸上溜来溜去，想找到这怪问题的答案。

“真的。”华克刚忍着笑说。

小龙忽闪着明亮的眸子看着华克刚，说：“我不信，你骗人。”

“不骗你。”华克刚拉着小龙的手，笑着说：“我们是来找水的。水不是有龙管着吗？你叫小龙，不找你找谁？”

孩子们又一齐大笑起来，叽叽咯咯惊哑了溪边柳枝上嘶叫着的知了。

小龙也忍不住笑了。他说：“咱这龙不是那龙，不管水。”

“不管水，管什么呢？”

“管，管……”小龙眨着两眼，侧着脑袋，略一思